



正在检查CINITY放映设备的朱麒麟。
受访者供图

投稿邮箱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：
zzrbsg@163.com

旧事

犹记当年骑竹马

彭新平

小时候家乡春节拜年是最热闹的事，大人小孩一路人马敲锣打鼓，舞龙、耍狮、骑竹马，引来沿路村民围观，那场面真是前呼后拥热闹非凡，令人怀念。

拜年的舞龙、耍狮、骑竹马三种民间艺术中，舞龙耍狮不但技术含量高，还要有耐力，所以都是大人玩耍，只有骑竹马适合小孩。然而，竹马少小孩多，所以每年一放寒假，我们这些喜欢骑竹马的小伙伴，就老惦记着排练活动的开始，生怕错过了时间到又没自己的份。

在和我一般大的孩子中，我是骑竹马的高手，因为我骑竹马不仅是为了娱乐，而是有更多实际的意义——穿漂亮的演出服，享受丰富的可口美食。

小时候家里贫穷，一家八口人，都靠父母两人在地里挣工分养活全家，加上父亲个子矮小不是好劳力，因此家境十分拮据，就是过年也有时无钱添置新衣服，过年的食品也准备得少之又少，盘碟只有在客人来时才拿出来，客人一走父母又立马收起来。所以，我练习骑竹马时特别用功，生怕被淘汰，当然别人不知道我的这个秘密。

老家木湾村是春节文化活动最活跃的村子，那时，每年到了腊月，村里的艺人们就为春节的各项文艺活动做准备。他们先是把竹马、布龙、布狮子修理好，如果旧了损坏严重，就要重新制作。准备好道具，就组织骑竹马、舞龙、耍狮子兴趣爱好者一起到彭家祠堂去排练。

排练的日子，不论是天气晴朗还是落雨下雪，大家都会准时来到彭家祠堂，晴好天气就到门口的大操场排练，如遇雨雪就在祠堂里面练。偌大的彭家祠堂内可以容纳上千人，数十人排练绰绰有余。那时，排练

都是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参加，既没报酬更没奖金，排练时大家不但没有丝毫怨言，还很认真，干劲十足，有说有笑，其乐融融。

正月初一，拜年的人们先后来到彭家祠堂集合，待人到齐了，就准备出发。按照竹马在前，然后依次是狮子、龙、锣鼓的顺序排列好。待一切就绪，顿时锣鼓喧天，狮子狂奔，长龙劲舞，孩子们骑着竹马得意地挥动着马鞭，满脸欢喜。

拜年队伍浩浩荡荡，一路挨挨户去拜年，军烈属家、各单位与大屋场是必去的。每到单位与大屋场都要热闹好一阵子，小孩子骑着竹马在禾坪上转几圈，接着就是要舞舞龙，打锣鼓的师傅们也在一旁使劲敲打，主人的鞭炮一挂一挂放个不停。只要舞龙没停，鞭炮就放个不停，鞭炮放得越多越响，舞龙的师傅们就越卖力。鞭炮声、锣鼓声、欢笑声不绝于耳，满堂喜气。

拜完年，生产队、各单位或殷实人家还会发给拜年人红色、香烟或糖果等，有的大屋场还会把三四四方桌拼在一起，摆满盘碟，端上刚蒸好的过年米粿，捉来热好的水酒让去拜年的人吃，特别热情大方。此时，我总会悄悄地吃一些糖果兜进口袋，带回去与弟弟妹妹们一同分享。

正月十五以前，除了雨雪天气，这支骑竹马、耍狮子、舞布龙的队伍几乎每天都要出去拜年，给人们带去欢乐和喜庆，带来福气与祥和。

“曾记少年骑竹马，转眼已是白头翁”，骑竹马的日子已离我很远了，但骑竹马的那段苦涩且快乐时光，已成了我生命中不可磨灭的印记，这种印记将伴随我的一生。

真情

我的疯哥哥

马新声

哥哥是18岁那年疯的。那年夏天，哥哥高考失利，向来爱钻牛角尖的他一时想不开，突然就患了精神分裂症，成了乡人眼中的“神经病”。

打那以后，我就为有这样一个哥哥而感到耻辱。读书时，我不愿让同学们来家串门；进入社会，也不愿意带恋人回家。我羞于在人前启齿，有这么一个疯哥哥。他那张不整的猥琐相貌，吃起东西来不管不顾的狼狽样子，都让我丢尽了面子。后来，我长大了，结了婚，我甚至怪他，是因为他拖了我的后腿，让我降低了自己的择偶标准。

父亲过世得早，母亲一个人承担着照顾哥哥的重任。也因为哥哥的缘故，母亲时刻都挂念着这个不幸的孩子，甚至都不敢在外面做客逗留。我曾无数次地发脾气，埋怨哥哥成为母亲的负担，将来更会成为我的牵绊。

直到有一天，母亲也病倒了——中风后变得神志不清，偶有清醒的时候，便担心哥哥是否如常服了药。这让我很生气：您都这样了，还担心他？

母亲病倒的时候，在北京工作的姐姐因为疫情回不来，就只能靠我和这个疯哥哥来操心了。偏偏母亲病倒后，一向最不愿意给子女添麻烦的她，出现了反常：她不用尿管不湿，硬要起来坐到轮椅上解手。她原本身材矮胖，双腿又像海带一样不能受一点力，没有自我平衡能力，就只能靠我们的力量小心翼翼地扶她。从床上抱起来放到凳子上，解完后，又把她抱起来，放回床上，每次一趟下来，都会将我们累得气喘吁吁。更要命的是，她的尿意常常是错觉，经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她弄到轮椅上，老半天也只憋出几滴尿，在为我们她擦拭干净，并把她放回床上后，不一会儿又会嘟囔：尿裤！我们无奈，只好又将她如法抱起来，这样几趟下来，我们都累得浑身瘫软，叫苦不迭，特别是晚上，她也要折腾五六次，令我疲惫不堪，简直忍无可忍。我要她系尿管不湿，她答应得好好的，等到真的有了尿了，她却把尿不湿一把扯掉，一定要我们扶她起来，而那块尿不湿，多半已经被扯烂了不能用了。我气急败坏地指责她，她却说：这块尿不湿还干净吧？为自己节约了一块尿不湿而欣慰。

我实在无奈，决定狠心逼着她适应尿管不湿。于

是，晚上，她又再次叫唤起来要尿裤时，我冷冷地说：尿在身上，不要起来！而她依然叫唤着，此时，哥哥爬了起来，他不满地指责我：娘要起来，抱她起来有什么大不了的！说罢，兀自爬起来，抱起母亲。我看到，他并不知道用医生教授的省力的法子，只知道用蛮力死死地抱住母亲水桶般的身体，而让自己也歪歪倒倒，让人揪心稍有不慎便会摔成一团。我既好气又好笑，只好起来帮忙。

但是，这样的周而复始让我实在忍受不了，只好眼不见为净，让哥哥晚上一个人照顾母亲，我溜回家好睡个囫圇觉。早上，我来到病房问哥哥：妈妈昨晚起来了没？哥哥想了想，用手指头比划着说：6次！我吃了一惊，担心地问：累不累？他说：不累！隔壁床上的阿姨接过话茬，昨晚你妈妈叫你哥哥，你哥哥自己也睡得晕晕乎乎的，抱你妈起来的时候，两个人都东倒西歪的，你哥哥强撑着，不让你妈跌倒，两人好像像摔跤一样僵持着，你哥哥额头上都冒出了豆大的汗！我哭笑不得，一边骂母亲，一边骂哥哥，可是，两个没有正常思维逻辑的人，都凭着朴素的最原始的感情，机械重复着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高难度动作！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我的任何劝谏其实都是毫无作用的。

我也加紧督促哥哥进行康复训练，以提高他的自理能力，期望她能不再依赖哥哥。但事与愿违，一天晚上，哥哥又一次将母亲抱起，一脚不稳，跌在母亲的踝关节上，造成骨折。无奈，我只好将母亲送到了敬老院，而母亲在这里也享受了别的老人不可能享受到的待遇：她和哥哥待在一间房里，继续随时使唤哥哥，而哥哥也每次都言听计从。

有时我想：如果哥哥是个正常人，是不可能这样来照顾母亲的，即使有孝心，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时间，因为有工作有家庭的牵绊；即使有时间，也因为有心思想而不会这样言听计从逆来顺受；即使有这么顺从，也不一定有这么好的精力与体力来时刻伺候，背上背下，从来没个停歇的时候。

有时我又为哥哥鸣不平：正是因为哥哥没有思想，不知反抗，才被母亲使唤；但我又释然，这么多年来，正是因为母亲对哥哥无微不至的关爱，才换来了晚年的回报。

时光吧

“没想到，一眨眼就这么多年来过去了，株洲电影市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”

从小在电影院长大，长大后又从从事影院行业的朱麒麟，可以说是亲身见证了株洲电影市场四十年来变迁与发展，从礼堂式的胶片机到如今遍地开花的各种私人影院，变化不可谓不大。

日前，朱麒麟做客时光吧，讲述了他与株洲影院发展的故事。

●小时候：电影院烟火气十足

我出生于1979年，爸爸是株洲影剧院的职工，可以这么说，我从小就是在株洲影剧院长大的。那时候的株洲影剧院，不仅放映电影，还会上演各种文艺演出。那时候的电影院也和现在不同，大部分电影院都只有一个大厅，大厅能容纳1000人以上。

我爸爸在株洲影剧院负责水路管道维修，影剧院里所有的水路管道，都是我爸爸负责维修和保养的。我记得那时候的电影放映机还是胶片机，一卷胶片只能放映二三十分钟，放映一部电影要换好几次胶片。所以，那时候看电影，断断续续是常态，中间有时还会卡掉几秒。

小时候，父母都忙于工作，总把我放到影剧院后头，让我一个人玩，从三四岁开始，我就坐在后头，那时候就开始观看各种电影，算到现在，我看过的电影没有上千，也有几百部。那时候的电影以文艺片为主，大多数是黑白的，电影票只要几分钱一张，放映最多的是针对少年儿童的《小兵张嘎》和《红星闪闪》。

那时候的电影院，烟火气很浓，可以带鸡腿、瓜子、花生等零食进去，甚至电影院内部，都有汤圆、糍粑等售卖，很多人一边看电影，一边吃小吃，有时候还聊着天。那个时候的人也喜欢看电影，哪怕午夜场也有许多人。

到了我15岁那年，株洲引进了第一部外国片，是一部美国犯罪片，名为《亡命天涯》。这部电影情节紧凑，里面有很多大场面，给当时的我带来深深的震撼。当时我就在想，里面的主演也太拼了，玩命般地跳火车，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些镜头都是用蒙太奇的手法拍摄，然后再剪接合成的，其实并没有那么危险。

●工作：电影市场发生剧烈变化

1996年，我考上了湖南电影学校，去了长沙读书，每个周末都会回株洲，蹭父亲工作的便利，到影剧院看各种最新上映的大片。

到了1998年4月，一部对于全球电影市场而言划时代的电影《泰坦尼克》横空出世，影响力也波及株洲，掀起空前的观影热潮。这部电影有多火爆呢？刚上映的那几天，几乎场场爆满，要买好一点的位置，你不仅要提前买票，甚至还要找关系。

这部电影我当时看了三四遍，每一遍的感觉都不一样，当时我就在想，中国何时能拍出这样一部轰动全球的电影呀。

1999年，我从湖南电影学校毕业后，先是在株洲影剧院实习，后来考入株洲市文化系统，来到父亲工作的单位，跟着一名老师傅，开始学着放映电影。也就从那时候开始，我感受到株洲电影市场的剧烈变化。

第一个变化是株洲千金影院的出现。以前，株洲的电影院大多数是国营的，2001年，濒临倒闭的株洲电影院着手改制，引入“千金药业”，成立千金影城，给株洲电影市场注入一股新活力。没想到的是，这股改革潮很快蔓延到整个株洲电影市场，当然，这是后话。

第二个变化就是张艺谋的电影《英雄》，这部电影是株洲商业电影的开端。为了放映这部片子，当时的株洲影剧院斥资五六十万，引进杜比环绕声设备，这

个设备给了当时的影迷全新的观影感受，那时候的《英雄》一票难求，尤其是株洲影剧院的票，大家都想第一时间体验。

●南下：电影放映设备数次更迭

好景不长，随着网络的兴起，以及盗版的横行，加上卡拉OK、录像厅、歌舞厅涌入市场，老百姓的娱乐生活方式开始多样化，习惯了国家统管下的“统购统销”和“层级发行”体制的老电影院，因为设备、理念、制度和人员等综合因素，许多都无法挺过市场化阵痛迎接新生，只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苟延残喘，眼睁睁看着被淘汰。

2006年，我所在的株洲影剧院也迎来改制，壮年下岗的我只能选择远离株洲，前去改革的前沿阵地深圳找活路。

那时候，嘉禾院线刚刚进入大陆市场，四处招兵买马，我也去应聘了。嘉禾的负责人问我，对于电影产业的未来有何看法？当时我就对他说，希望以后能操作一台一体化的胶片放映机，让影迷观影不再卡壳。负责人听了我的话，直接带我到电影放映厅，那里赫然陈列着我梦寐以求的一体放映机，我也顺利地成为嘉禾院线的一名技术人员。

我在深圳的六年——后面跳槽去了金逸院线，任技术主管一职——中国电影技术可谓一日千里。电影放映厅越来越小，放映技术也越来越数字化。2008年，深圳就已经淘汰了胶片机，推行使用2K的数字机，甚至开始逐渐流行3D电影，但是市场上一直没有一部像样的3D电影。直到2010年《阿凡达》的上映，这部影片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是非常震撼人心的，长达一个月的放映时间，影城天天爆满，也让不温不火的3D技术站到了前台，甚至I-MAX影厅也渐渐铺开。

●回家：今年电影市场有望创新高

2013年，为了照顾年事日高的父母，我从金逸院线离职，回到家乡株洲。当时中影影城刚刚进驻天元区神农城，我一直看好那个地方，有影院入驻后，便凭借自己多年的从业经历，顺利成为中影影城的技术主管。

当时我所在的中影影城，就设备来说，可以说跟深圳中影影城的相差无几，这也可以看出，株洲这些年来在放映技术方面的进步。那时候的中影影城，作为一家新影院，以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先进的放映设备，票房一路逆袭，2014年票房破千万，2015年破2000万，随后几年的票房一直维持在2500万上下，连续多年成为株洲各大影院的票房冠军。株洲电影市场也开始逐渐火爆，电影院从过去的六七家，增长到近年来的20多家。

2020年初，疫情的突袭，以及之后三年疫情的反复，对于中影影城的票房影响很大，甚至有一年的票房跌破了1000万。

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，尤其是这个史上最最强春节档的到来，让陷入低谷整整三年的院线人看到了希望。为此，中影影城特引进CINITY这一全新的视听放映技术，耗资600万元打造了湖南首个CINITY影厅，该技术融合了4K、3D、高帧率、沉浸式声音等高新技术，使电影画面更清晰、色彩更绚丽、细节更丰富、声音更逼真，尤其适合看科幻大片。

2023年春节档是史上最最强春节档，《流浪地球2》《满江红》等多部高质量影片的上映，给2023年开了一个好头。接下来《奴才与黄蜂女：量子狂潮》《沙丘2》《悟空传2》《碟中谍7》等一大批高质量影片的上映，将会让株洲影市的热度重新回到2019年之前，甚至创下新高。

朱麒麟，见证株洲电影市场发展四十年

讲述：朱麒麟 采访：温琳

05
株洲日报
时光
SHI GUANG

千金药业
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



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左骏 校对杨卓
2023年2月8日 星期三 28823906